

伊万·麦什特洛维奇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纪念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在南斯拉夫都城贝尔格莱德郊外的阿瓦拉山上，修建了一座无名烈士墓。石砌的烈士墓庄严肃穆，体现出烈士们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以民族妇女形象雕成的女像柱，肃立于墓室门廊两侧，象征着祖国和人民对烈士们敬仰和悼念之情。

无名烈士墓落成仅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就烧到南斯拉夫。法西斯侵略军的炮火，给无名烈士墓留下累累弹痕。经过战争的洗礼，无名烈士墓显得更加令人敬仰，因为它不仅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崇高意志的象征，也是南斯拉夫民族几百年来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伟大精神的象征。在阿瓦拉山上，一年四季，前来瞻仰无名烈士墓的人们络绎不绝。根据南斯拉夫国家惯例，凡是外国国家元首来访，或是外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到任，都要举行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圈的隆重仪式，用以表示对烈士们的敬意和对南斯拉夫人民革命事业的钦佩。

这座无名烈士墓的设计者，就是世界著名的南斯拉夫雕塑家伊万·麦什特洛维奇。

南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祖先生活在波罗的海以南辽阔的平原地带。到公元六世纪，斯拉夫人开始向四外迁移。其中一部分人南渡多瑙河，来到巴尔干半岛定居，历史上统称其为南斯拉夫人。其中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民族。由于南斯拉夫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拥有丰富的资源，使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造成历史上战争连绵不断。在罗马帝国称霸欧洲的时代，拉丁文中斯拉夫一词的意思就是奴隶。继罗马人之后，日耳曼人、土耳其人、奥地利人接踵而至，相继压迫和剥削南斯拉夫民族。特别是土耳其人，侵占巴尔干地区达几个世纪之久。近代，巴尔干地区更有欧洲火药库之称。长期处在逆境中的南斯拉夫民族，为了独立和生存，为了自由和解放，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第一次大战前，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日渐衰落。在南斯拉夫境内，并存着几个名义上独立，实际上依附于奥匈帝国的封建王朝，其中包括塞尔维亚王国、门的内哥罗王国、克罗地亚王国等。一次大战中奥匈帝国战败，对南斯拉夫地区的统治亦随之瓦解。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建立了统一的南斯拉夫王国。二次大战后，南斯拉夫人民终于赢得了真正的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

巴尔干半岛是联接欧、亚、非洲的通道。处在这一地区的南斯拉夫民族文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这里文化曾一度繁盛。在亚德里亚海沿岸，至今还保存着许多那个时代文明的遗迹。当罗马帝国分裂之后，这里属东正教的区域。自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占领了巴尔干之后，又给这一地区原有的希腊教、罗马教和东正教文明带来了东方文化的色彩。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南斯拉夫地区的文化，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立的传统。

天才的牧童

伊万·麦什特洛维奇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他的父亲是石匠，母亲是普通农妇。他们的家乡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奥塔维赛。为生活所迫，他的父母离乡背井，到比较富庶的斯洛文尼亚去做雇工。1883年8月15日，在下工的路上，母亲在路旁的马棚里生下了他。由于家境贫寒，十五岁之前他一直在家乡牧羊。

麦什特洛维奇没有上过学，但是贫苦的生活却使他从小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他通过自学，成为全村唯一有文化的人。破旧的民间诗歌集是麦什特洛维奇学习文化知识的教科书。由于这些诗歌集倾诉了人民的欢乐与痛苦，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所以，即使在贫困的山村，这些诗歌也得到广泛的流传，深为人民所喜爱。这些来自人民的心声对麦什特洛维奇一生影响极深，不仅使他从小就胸怀报国的大志，而且在这个牧羊少年的心灵中唤醒了艺术创作的灵感，造就了他的艺术才能。

通过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麦什特洛维奇了解到祖国和民族的历史及民族英雄的业绩，那是英勇悲壮的历史和光辉不朽的业绩。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崇拜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他为自己是一个南斯拉夫人而骄傲。

在一首小诗中，他深情地写到：

我那荒僻而贫脊的故乡啊，

在这世上；

只有你的伟大和亲切；

在我心中

是胜过一切的。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从小就深深地感染了麦什特洛维奇，并在日后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要用艺术创作作为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而大声疾呼。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南斯拉夫民族的性格和理想。

麦什特洛维奇用诗歌开始最初的艺术创作，用民间诗歌体写出不少朴实生动的作品。不久，他的艺术才能在造型艺术领域中脱颖而出。麦什特洛维奇为母亲和村里的农妇们精心雕刻了许多纺锤，这些纺锤纹样别致，受到乡亲们的称赞。他还为伤残的战士雕刻构思新颖的拐杖。后来他开始试用粘土，石膏和木料来制做人像，模特儿就来自周围的乡亲。同时，他还塑造了许多为他敬仰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在父亲的指导下，他还学会了石雕。

很快，麦什特洛维奇的名字，就在他家乡一带传开了。他的家乡靠近德鲁伊斯市，市长阿特吉亚很关心这位少年。在市长的支持下，仅十六岁的麦什特洛维奇，在家乡的一座小客店里首次举办了个人艺术创作展。展出的内容包括雕塑、绘画和诗作。小小的展览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在附近的扎达尔市，《人民报》的编辑比安基尼事后将一部分展品陈列在办公室继续展出。同时，一方面在报纸上介绍了麦什特洛维奇的情况，一方面询问是否有人能为他上学深造提供费用。

青年时代

1900年初，乡亲们为了培养自己的艺术家，募集了一些钱，并由阿特吉亚市长带着麦什特洛维奇去大城市求学。但是斯普利特和萨格勒布的手工艺学校都不愿收留这个穿着土气而又未上过学的孩子。几经周折，他终于在斯普利

特著名的雕刻师比里尼克的作坊里当了学徒。他的工作是协助师傅制作祭坛、墓碑和各种雕像。

麦什特洛维奇开始了新的生活。在一位教师的帮助下，他进了手工艺学校的夜校。作坊女主人基娜是位美术教员，她很喜欢这个朴实聪明的小学徒，经常给他上绘画课。

麦什特洛维奇很快地掌握了各种石雕的制作技巧。当他完全独立地雕成一个天使像时，他的师傅极为赞赏，并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他提供了更多的方便。来到作坊未及一年，斯普利特的人们就听说了麦什特洛维奇的名字，人们甚至认为他比当地最有名的意大利雕刻师尤胜一筹。在多方奔走之下，一位叫科宁的产业家出钱送他去维也纳继续深造。

在维也纳，麦什特洛维奇显得格格不入，他既不会讲德语，也不想作出优雅的风度去混迹文艺沙龙，资助者很快对他失去兴趣。为了学习，麦什特洛维奇还是决定留下来。捷克人苏克拉在困难中及时帮助了他，为他提供食宿，并教他学德语。在维也纳上学比在国内更困难。除费用问题之外还有学历问题。幸亏艺术学院的奥特·科宁教授出于爱才之心，先收留他在自己的工作室学习七个月，然后又将他的作品带到艺术学院，为他力争考试的权力。学院主任赫尔梅尔不顾某些教授的反对，破例同意这位没有学历的青年参加了入学考试。

考入维也纳艺术学院之后，麦什特洛维奇学习十分努力。但仅靠萨格勒布艺术协会提供的费用，他几乎难于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在维也纳求学的四年间，是他一生中最拮据的时期。

在麦什特洛维奇求学维也纳的时候，屡遭排斥的印象画派已在法国得到了公认，但在维也纳的艺术学院中，仍然弥漫着保守的空气。麦什特洛维奇坚信要走自己的路。在印象画派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分离主义的艺术团体，成为一个激进的“叛逆”。1902年，当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携作品访问维也纳时，麦什特洛维奇向这位大师表示了诚挚的敬意，而当时在维也纳却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欣赏和理解罗丹的作品。从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麦什特洛维奇平生最钦佩两个人，一个是文豪托尔斯泰，

一个是雕塑大师罗丹。罗丹也非常赏识这个热心的青年人，并向他传授了自己最重要的两条经验：首先，石料是最理想的雕塑材料；其次，作为雕塑家必须精通建筑艺术。

从麦什特洛维奇早期的创作中就可以看出他独特的追求。这种风格既写实又具有装饰色彩，同时还带有深刻的寓意。这与崇尚古典主义的维也纳艺术学院的要求大相径庭。在维也纳他被称为“自然主义”者。

在维也纳不到十年间，麦什特洛维奇除完成了学业之外，还创造了百余件比较完整的作品。这些作品曾先后在维也纳、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伦敦和威尼斯展出过。

1910年，麦什特洛维奇来到巴黎。

在巴黎，他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又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此时，他已跃入欧洲著名雕塑家的行列，以至罗丹都曾多次表示麦什特洛维奇比自己更强。

民族主义斗士

在维也纳求学期间，麦什特洛维奇就酝酿创作一个大型作品，以此来作为祖国和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并力图探索民族造型艺术的时代风貌。

他选择了科索沃战役的主题。此次战役是南斯拉夫民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南斯拉夫的国耻。

1389年6月15日，为阻止土耳其人向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以塞尔维亚拉萨尔大公为统帅的东南欧各大公国的联军，与土耳其侵略军在今天南斯拉夫南部的科索沃原野上进行了一场大血战。由于力量相差悬殊、联军惨败，拉萨尔被俘杀。从此，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巴尔干半岛。南斯拉夫民族在异族的压迫奴役下达五百余年。科索沃的悲剧使南斯拉夫的历史进入了黑暗的一页。

麦什特洛维奇选中这样一个历史悲剧的题材，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民族，其首要的问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与祖国复兴。作为人民的艺术家，麦什特洛维奇深感对此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要使科索沃悲剧的主题升华和物化，以此来激励人民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而斗争。

根据麦什特洛维奇的构思，要建造一座由

一系列民族形式的建筑和几百件人物雕像组成的科索沃战役纪念馆，这个宏伟的计划显然必须得到当局的支持，否则是难以实现的。然而反动当局对这种充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内容的计划并不感兴趣。虽经多方的努力，这个宏伟的计划还是落空了。但是麦什特洛维奇为这个计划所创作的许多雕像却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同时，这个计划本身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也得到了公众的赞扬。

科索沃战役组雕是麦什特洛维奇早期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组雕最初完成的一部分作品在维也纳展出时，实际上完全是麦什特洛维奇向奥匈帝国反动统治者的一次示威。组雕所反映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地刺痛了哈布斯堡王朝。皇太子斐迪南闻讯后下令禁止皇家画廊购买展品。但是艺术界的进步人士和广大观众却给予麦什特洛维奇一致的好评，以至展览会两次延期闭幕。

当这些作品在祖国展出时，更受到普遍的欢迎。在克罗地亚艺术协会举办的大型展览会上，麦什特洛维奇首次展出了克拉列维奇·马尔科乘马像，这是科索沃战役纪念馆的中心人物像。克拉列维奇·马尔科是南斯拉夫民族的传奇英雄、是祖国保卫者的化身。这座雕像也是麦什特洛维奇青年时代理想的化身。

1911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艺术博览会上，麦什特洛维奇的作品为博览会增添了光彩。当文学家高尔基参观了博览会之后，非常称赞麦什特洛维奇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奥匈帝国内阁邀请他作为帝国的臣民参加奥地利艺术馆的展出。麦什特洛维奇拒绝了这一伪善的邀请，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并不属于什么奥匈帝国。为此，招至反动当局对他长期的监视。

“我们要提倡对英雄的崇拜！”这个口号是麦什特洛维奇早期艺术创作的准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科索沃战役纪念馆这一计划之中去了。所以他的早期创作中很少有与此无关的作品。有些批评家为此感到遗憾，对于这个问题，麦什特洛维奇曾表示过：“对于我，以及对于我们大家，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民族的命运，这比艺术更紧迫——如果确实有人认为存在着没有目的和思想的艺

术。”当年轻的麦什特洛维奇正满怀信心地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之时，悲剧的阴影却再次向他的祖国和人民袭来。1913年，麦什特洛维奇访问英国归来后，接受了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特拉吉亚大街自由独立纪念碑的设计委托。在纪念碑尚未落成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听到战争的消息，麦什特洛维奇中止了在意大利的访问，匆匆赶回祖国。他准备在斯普利特市举办科索沃组雕展览，以昭民族之正气。但是，此时非同寻常，反动当局凶象毕露，麦什特洛维奇遭到警告，任何宣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活动都是犯禁的。为了免遭迫害，他取道意大利，开始了流亡生活。

战争期间，麦什特洛维奇先后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瑞士活动。作为艺术家，他举办了多次展览会。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参加了由侨民组成的“南斯拉夫人委员会”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到处奔走。

转向人道主义

同许多爱国者一样，在战争开始后，麦什特洛维奇对协约国抱有很大希望。他们希望协约国能主持正义，支持和帮助南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他对此日渐失望。在战争中，协约国曾置南斯拉夫民族利益于不顾，擅自密谋以达尔马提亚地区（注）的主权为诱饵，拉拢意大利对同盟国作战。各国的统治者都在齐声高喊：“保卫祖国。”在这个蛊惑的口号之下，各国人民却在相互残杀。在南斯拉夫地区，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者在其主子的唆使下，一时也闹得乌烟瘴气。无情的现实，动摇了麦什特洛维奇多年的理想。

“当我们试图寻找目前已被如此践踏的所谓正义、真理、美、智慧的和谐时，”麦什特洛维奇怀着悲愤的心情说，“它们就象萤火虫一样，闪烁着光亮而离去。”从此，麦什特洛维奇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为了全人类而痛苦的情感，到此刻代替了一直是为了一个民族而痛苦的情感。”这就是说，人道主义思想代替了他原来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转变充满了悲剧色彩。

思想的转变导致艺术创作的转变，这种转变突出地表现为题材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什特洛维奇开始创作了大量宗教题材的

作品。这些作品多取材于《圣经》，其中包括用木、石和青铜制成的园雕和浮雕，如《十字架上的基督》，《圣母和圣婴》，《施洗者约翰》等。这些宗教题材的雕塑作品与在教堂中供人们在宗教活动中顶礼膜拜的神像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产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麦什特洛维奇通过这些作品对生活在痛苦之中的人民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麦什特洛维奇已是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由于土耳其人被彻底驱逐和奥匈帝国的战败，独立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终于诞生了。但是由于国家政权掌握在王室和大资本家、大地主手中，国内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引起了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一再动荡。面对这一切，麦什特洛维奇似乎沉默了。他需要安静地生活和工作，只有在专心致志的艺术创作中，才能使他的心从痛苦中解脱片刻。

在他少年时代当过学徒的萨格勒布市，麦什特洛维奇出任了该市艺术学校的校长，该校后来扩充为艺术学院。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人才，其中有些人成为当代南斯拉夫著名的艺术家。

在这个时期，麦什特洛维奇的作品体现出高深的造诣。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沉思》、《普赛克》、《梦境》、《久远的弦律》、《操琴少女》等。这些作品充分运用了雕塑艺术的特色，达到了高度和谐完美的境界。麦什特洛维奇在这些富于诗意和理想的作品中，倾注了深藏在内心的激情。如果说宗教题材的作品表现了牺牲和苦难，那么这些诗意和理想题材的作品则表现了光明和希望。这些作品通过线和体面的对比，通过形体优美的变幻和穿插，通过夸张手法拉长的人体运动节奏，使人感到了抑扬的诗韵和婉转的乐律。一种被压抑着的完美在诗韵和乐律中显现。人类真、善、美的情操，人类在痛苦生活中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是麦什特洛维奇在艺术创作中的黄金时代。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园雕和浮雕，还设计了一些纪念碑。同时，他还主持设计了萨格勒布艺术画廊和著名的贝

尔格莱德无名烈士墓等公共建筑和一些私人庭院。美国芝加哥市委托他创作了青铜组塑《印地安人》。

烽烟又起

1941年4月6日，德国法西斯大举进攻南斯拉夫。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反动政府也趁火打劫。南斯拉夫王国的军队一触即溃，仅十一天，南斯拉夫全境就被法西斯匪徒占领和瓜分了。

战争开始时，麦什特洛维奇正在斯普利特。这个著名的爱国者自然地上了法西斯分子的黑名单，于是他不得不逃往萨格勒布。当时，以巴维利奇为首的一伙民族败类，在法西斯的羽翼之下，在萨格勒布成立了所谓“克罗地亚独立国。”鉴于麦什特洛维奇的名望，伪政权企图诱使他同流合污。这种卑鄙的拉拢当然不会得逞。结果，当麦什特洛维奇准备逃往英国的计划被发现后，他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因倍受虐待而病倒之时，法西斯的走狗却谋划判处他死刑。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特别是梵蒂冈教庭的干预，才使得麦什特洛维奇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

面对死亡的威胁，麦什特洛维奇并未停止工作。他在狱中写下了艺术论文《与米开朗基罗想象中的对话》。并在废纸上画了一些创作构图。他的一个名作《罗马Pieta》就是在狱中构思而成的。Pieta泛指哀伤的圣母抱着基督尸体的雕塑或绘画作品。这个题材的作品在欧美成千上万。为了区别于同类其他的作品，麦什特洛维奇在狱中构思的这个Pieta被称为《罗马Pieta》，因为这件作品是他日后在罗马完成的。

获释后，麦什特洛维奇来到罗马梵蒂冈。并在那里完成了几件作品。不久，他举家移居瑞士。此间麦什特洛维奇除了从事雕塑绘画之外，还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有回忆性的对话集《我们仍然不屈服》和艺术论文《米开朗基罗研究》等。

1946年，麦什特洛维奇再次来到罗马，完成了著名的《罗马Peita》。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总结。他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汲取了悲壮的力量，并使其再现到《罗

马Peita》之中。生活的磨难，使麦什特洛维奇深刻地再现出人间最崇高的美——苦难美。

在美国

1947年，应美国纽约州叙拉古大学的邀请，

麦什特洛维奇移居美国并在该校艺术学院任教。对于这位来自南斯拉夫的艺术家的，美国公众是很熟悉的。多年来，经常有他的作品在美国各地展出，他的许多杰作收藏在美国一流的博物馆和画廊中。麦什特洛维奇到美国来，对盛行现代流派的美国造型艺术界是个有益的弥补。在历史短暂却又极端工业化的美国，象麦什特洛维奇这样的艺术家是不多的。斯拉夫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习俗和民族性格，深深地溶化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这种具有强烈地方和民族色彩的艺术使美国人民耳目一新。

麦什特洛维奇在美国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博物馆和画廊不断展出他的作品；艺术学院有他的工作室；介绍他生平创作的书绘画册多次出版；许多著名的学府授予他学位、学衔、奖金和勋章；1957年，作为在美国的世界知名人士，由美国总统亲自主持仪式授予他美国公民权。

在麦什特洛维奇晚年的创作中，宗教和神话题材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作品包括《摩西》、《伊卡洛斯》、《荷马》等。强烈的怀乡之情，使他创作了米奥赛奇和涅戈什的纪念像，这两位南斯拉夫民族文学家和诗人，是麦什特洛维奇从小就敬慕的人物。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象征意味的作品，如《哀伤》等。

1962年1月20日伟大的南斯拉夫艺术家伊万·麦什特洛维奇逝世于美国南本德，终年79岁。他的遗体运回祖国，埋葬在家乡奥塔维赛的原野之上。

巨人

麦什特洛维奇曾创作过一个库克洛普斯像，这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在麦什特洛维奇手下塑造的巨人曲蹲在地，手托石块准备投掷，这是巨人即将奋力暴发前一刹那的动态。在巨人身上，聚集着愤怒、仇恨和反抗的力量。毫无疑问，这座青铜的巨人像完全是麦什特洛维奇自己的写照，他象巨人一样，不断把手中的石块向世界上一切邪恶的势力奋力击去。

麦什特洛维奇是南斯拉夫近代最伟大的艺术家，是南斯拉夫民族的骄傲。如果说，人们常常通过麦什特洛维奇的创作了解南斯拉夫的造型艺术，这并不是过分的赞誉。他不仅是一个雕塑家，还是画家、建筑师和诗人；同时，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南斯拉夫著名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正因为如此，麦什特洛维奇不愧为世界近代著名艺术家之一。

印象画派的兴起，标志着世界造型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麦什特洛维奇是这个时代中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是一个生活在新时代的却属于旧时代的艺术大师。在雕塑艺术领域，他严肃认真地完成着大师罗丹未竟的事业，将上一个时代许多伟大艺术家的理想在自己的创作中得以终结。在他去世之后，已经不可能再有人去继承他的事业了。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完全在于麦什特洛维奇的祖国、民族和出身对他的影响。

由于巴尔干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西欧，当西欧的艺术家要表现繁华的都会生活时，在巴尔干地区，每个有良心的艺术家面前却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问题。麦什特洛维奇是在农人和牧人中间长大的，他毕生所表现的，都是一个来自农家的南斯拉夫艺术家心中的世

界。在西欧的造型艺术从印象画派迅速发展到立体派、达达派、超现实派等现代流派之时，麦什特洛维奇并未追逐这个潮流。他一直把自己的创作限制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范围之内，限制在写实的手法之内。

同时，他认为，对民族艺术形式的继承和发扬，并不仅是艺术范畴内的问题。为此，他曾说过：“我，和我的人民一样，直到现在仍被认为是野蛮人或是一个劣等种族，使我们感到在欧洲文化中缺乏自信。这是为什么我用一种被认为有异于欧洲的风格来表达我的思想。但是我知道我的人民所感受到的东西是美的，富有人性的，因此，他们用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形式也是美的，富有人性的。”这种顽强的观念正是麦什特洛维奇成为伟大艺术家的根本因素之一。

麦什特洛维奇是一个多产的艺术家，淳朴的劳动者的性格，使他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有一句名言：通向成功的唯一道路就是工作。他用自己的双手一锤一凿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中完成了通常几个人的工作量。他的杰作足够摆满一个大美术馆。

伊万·麦什特洛维奇的名字刻在雕像的毛坯上，这个伟大的名字与雕像一样，永世不朽。

注：南斯拉夫境内亚德里亚海沿岸北部的狭长地区，贯称为达尔马提亚。这里紧靠意大利，过去受意大利控制很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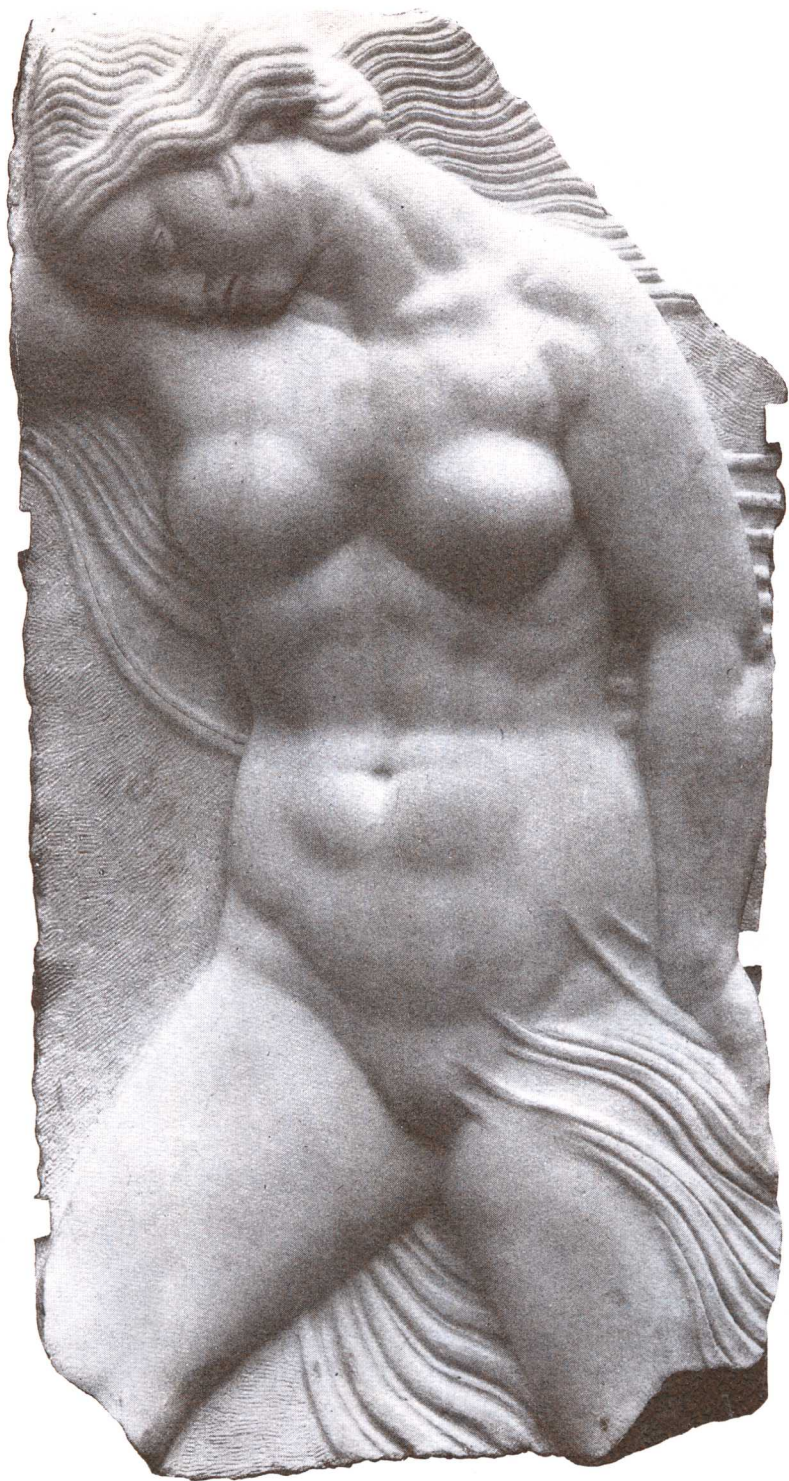
本文中的引文均摘自 Ivan Mestrovic ČGP

»Delo« Ljubljana, 1970



克拉列维奇·马尔科像

青铜 1910



舞蹈

大理石

1911



基督头像

木 1911



海滨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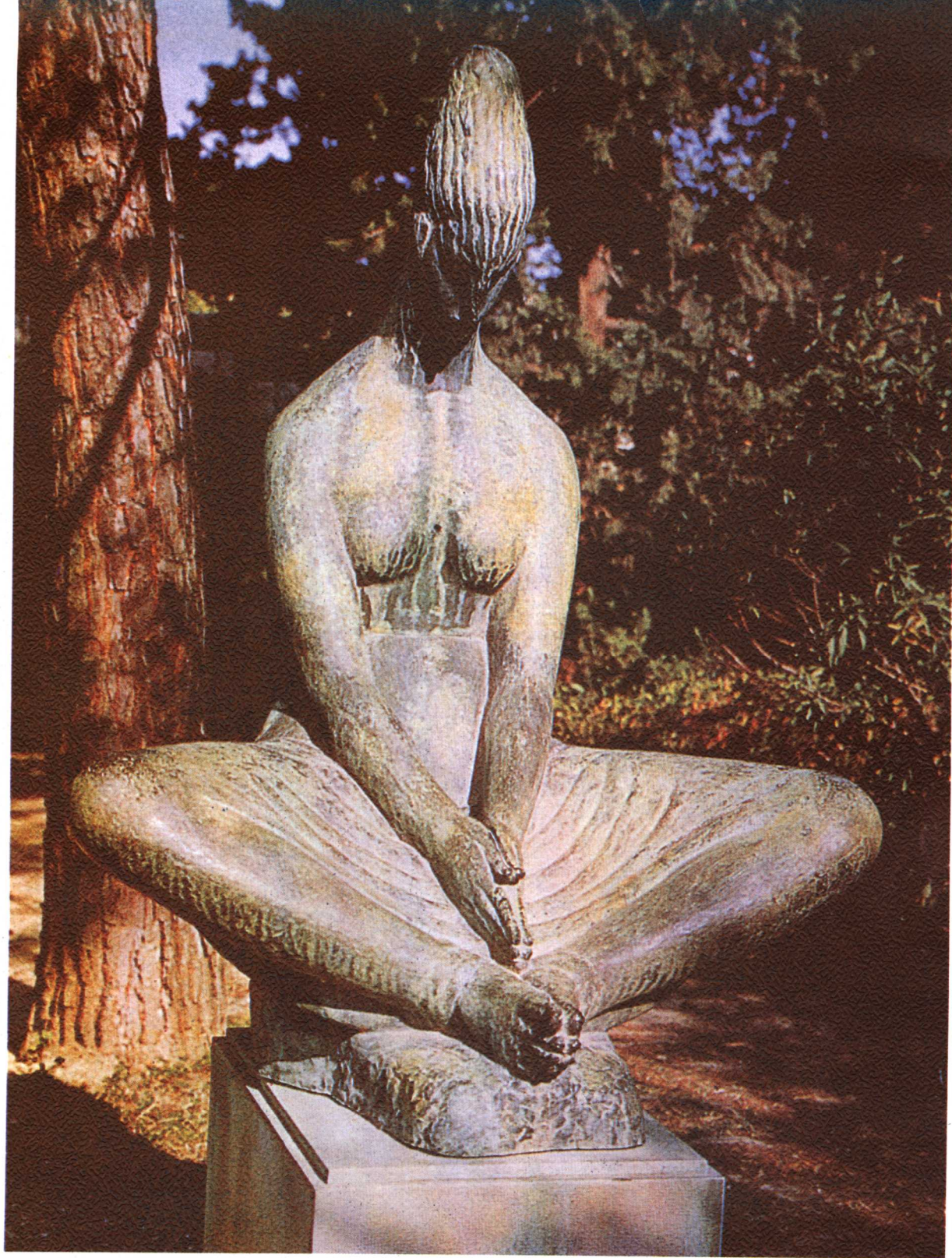
大理石

1926



格列高里主教像

青铜 1927



贞女 青铜 1917



普赛克

大理石

1927



久远的弦律

青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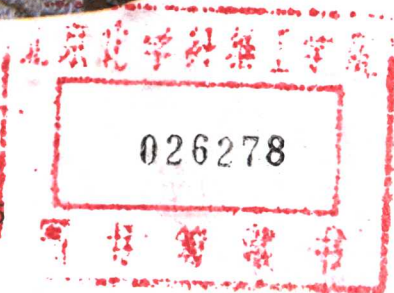
1917



露莎·麦什特洛维奇像

青铜

1915





库克罗普斯

青铜

1933